

随风摇曳校园间

陈支平 著

我喜欢散步，每日清晨或黄昏，我沿着『芙蓉湖』的周边，穿过早读和晨练的人群，信步而走，身轻气爽，心旷神怡。

清晨，成群的白鹭掠着湖水而起，充满着生命的自信；太阳初照，湖中的两块大石头上，偶尔有两只乌龟伸展着脖子正在仰天张望，令人惊奇。不知那位有心的朋友，特地把一对鸭子放在湖中，其悠然自在的神情，更是为我们增添了大自然的无限乐趣。黄昏时候，夕阳西照，学校的高楼，倒影在平静的『芙蓉湖』里。爱好文艺的同学们，不时在湖边的平台上载歌载舞，低吟长诵。



海洋出版社

随风摇曳校园间

陈支平 著

海译出版社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风摇曳校园间/陈支平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7-5027-7580-3

I. 随…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8913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20 千字 定价:20.00 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	书名的缘起	(1)
二	河东河西文史哲	(3)
三	我的大学之路	(21)
四	扑朔迷离说专业	(26)
五	专业补说	(38)
六	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	(45)
七	上大学时的幸福生活	(56)
八	芙蓉园和情人谷	(63)
九	上弦场的留影	(68)
十	校园里的钟声	(73)
十一	校徽的变迁	(76)
十二	域外游学琐记	(85)
十三	跨海教学余记	(103)
十四	“为官”漫记	(112)
十五	“老师”的断想	(123)
十六	师门杂忆(一)	(143)
十七	师门杂忆(二)	(150)

十八 古董和房子	(155)
十九 读书得间	(160)
二十 出书杂感	(163)
二十一 走向年轻	(165)
二十二 序言集成及注	(167)
后 记	(155)

一 书名的缘起

我的这本随笔集，原先准备起名为《校园一壶酒》。

我平生喜欢喝酒。关于喝酒的好处，似乎从古到今有许多的说法，颇为纠缠不清。揆其要者，有借酒浇愁、借酒壮胆、借酒乱性等等。从近年报刊电视上的消息知道，喝酒又可以成为一百零八行之外的一种专门的职业，陪酒人士豪气干云、舍命陪君子，其专业精神实在让人敬佩。我的一位学长，平日里很少唱歌，也不太能唱歌，可是一到酒酣之时，革命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地唱，字正腔圆，让人刮目相看。这位学长，无疑又达到喝酒朋友中特出的一种非凡境界。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先生，似乎也爱喝酒。他对喝酒趣味的体验，“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今人张中行先生的体验与此刚好相反，他的意思是“后一段的微醺或大醉，而不是入口时有什么人人都首肯的美味。”

我对喝酒的意见，是二者都喜欢：喝的时候，一杯清冽在手，仰首倾入，十分英武了得；而到了后一段微醺或大醉的时

候，自己的嘴巴、甚至身体就有些管不住了。管不住就索性不管它，由它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它飘摇到校园的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不亦快哉！

说句扫兴的话，我的这本随笔集，大多是在这种率性喝酒之后冒出来的怪念头，因此之故，书名冠以《校园一壶酒》，应该还是比较贴切的。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身边的酒友，有一位酒友告诉我：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写了一本《花间一壶酒》。

这就不合适了，怎么办？既然我的随笔跟喝酒有着如此密切的渊源关系，起书名总不好跟酒距离太遥远吧？好在我喝酒的时候，是不太愿意管管自己的嘴巴和身体的。嘴巴管不住，乱说，已经写在这本集子里了；那么身子管不住，任意在校园里面随波逐流，不妨把这层意思，用到书名上，如何？

主意已定，我的这本集子，最终就起名为《随风摇曳校园间》了。

二 河东河西文史哲

一

记不清是上一世纪的 80 年代末还是 90 年代初，总之是历史学最不济也就是所谓“史学危机”的当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某招待所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史学会理事会换届会议。那时候我还年轻，有幸被邀为“青年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来想借此机会好好地向前辈们学习学习的。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会议的气氛异常的沉闷。深谙掌故的前辈们告诉我们，如今的中国史学大会雄风不再，日渐式微。早在建国之初的第一届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历史学界同仁无不意气风发；中央有很大很大的领导，特意前来关怀致贺。其后的第二、三届史学大会，历史学界同仁雄心不减，文史哲通才大师兼大领导的郭沫若先生，也屡屡前来关怀指导。大家无不倍感鼓舞，与有荣焉。可是到了这次大会，不但没有大领导来关怀，而且连办会议的微薄经费，都无从筹措。最终，幸好有一位尊师重道的历史系毕业生后来因为工作

的需要变为企业家，慷慨解囊，才让主会者松了一口气，我也顺带托福得以参加了这次盛会。余生也晚，对于大中小领导与历史学的发展有什么玄妙的联系，一时还领会不到。不过，从我当时每月领取的钞票数量看，确实也是难于支应。每当到了月底两手空空的时候，不免就会想起孔圣人的高足子路先生的高论：“君子亦有穷乎？”

二

把历史学与钞票联系起来，令人感到庸俗，也让自己感到气短，不如说些比较有面子的事情。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厦门大学只有 10 个系，理科 5 个，即数学、物理、化学、海洋和生物系；文科也是 5 个系，即中文、历史、哲学、外文和经济系。我对理科素来是十分敬仰的，记得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因为晚上停电的事情就相当感佩过理科的先生，更何况我等小辈。而从文科的 5 个系看来，当时最有面子的当然就是中文系了。

中文系之有面子，可谓由来已久。据说自从中国有现代大学以来，有志于读文科的学子，大多以入读中文系为专业首选，至为荣光。学子们喜爱中文系，根据我的研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就读中文系犹如进了乾坤混元袋，举凡有志于成为作家、诗人、记者、政治家，以至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熏陶的进身之地。从这些未来的头衔进一步考察，中文

系的学子一定个个都是才思敏捷，占领风气之先。我是1977年春季进入大学的，时逢打倒“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文系的同学果然不同凡响。先是实践“伤痕文学”，既写又演；随后是向旧体制挑战，民主选举、公平竞争学生会干部，以便为日后施展政治抱负而预先操练；接着是针砭“当代陈世美”，弄得那些原本在农村娶有发妻或已在农村文定对象、偶尔有些非分之想的同学们心惊胆战、里外不是人。又过不了多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暖花开，思想无禁区，以往被“四人帮”禁锢了的儿女爱情观，也首先在中文系被发掘弘扬出来，因而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接吻功能”的大讨论。学以致用精进到这般田地，让我们这些历史系出身的人想不服气都不行了。

原因之二是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暂不论其前途广阔，单就其名号的响亮而言，就让别人十分的仰慕。至少从近代以来，中国就有了“文化人”的称号。“文化人”这一称号，望文生义起来，似乎是指那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士，但是仔细品味，至少跟我们这些读历史的不太沾边，跟理科的朋友们好像也沾不了多少边。这样一来，“文化人”在更多的场合，变成了中文系出身的那些作家、记者、诗人、剧作家以及准作家、准记者、准诗人、准剧作家们的专利名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与中文有关的行当，其名号进一步提炼升华，在“诗人”、“词人”之外，又有了“报人”、“剧人”、“影人”、“文学人”等等的雅称。这些高雅的名号，令人感受到“是

圣非圣”、“是凡非凡”的意境，是旁人想学都学不来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历史学方面的会议，忽然有一位仁兄学习起文学界起雅号的时髦，自称我等这些“历史人”。这从天而降的雅号，实在让其他的与会者们很紧张了一阵时间：“历史人”，究竟是指我们这些尚健在吃历史饭的人，还是指我们这些人已经作古，进入“历史”？如果还要进一步赶文学界朋友简化雅号的时髦，那么“历史人”就要成为“史人”，这就更不得了，很容易使人听起来混淆为“死人”。总之，不吉利。学不来的东西还是不要学为好。

中文系之外，有面子的系就应该算上经济系了。理由有三：第一，原先的校长王亚南先生是经济学的大师，他和郭大力一起翻译的《资本论》，在学界和政界可谓是家喻户晓。我来上学的时候，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做古，但是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更何况王校长还写过关于中国官僚政治史方面的著作，至今仍然不时捧诵，令我敬佩不已。第二是经济系老师所把握的学问中，大部分是事关立国之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性的思想理论弄不清楚，其他学问自然无从谈起。那时学术论争的架势，只要一方多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句出来，另一方就不能不甘拜下风了。接下来的第三点，是经济学恭逢衰世加盛世，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从中央文件中得知，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货真价实的衰世。如今拨乱反正，经济要大发展，盛世在望，我们这些读历史的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人物，

指望不上。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自然要受到特别的倚重。尽管如此，当时的经济系中，还是有一伙比较特立独行的群体。当时在中国的大学中，很少有设立会计专业的，唯有厦门大学经济系，先知先觉，早早就开办了会计专业。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凡是会计专业的学生，人手一把木算盘。每当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有的提着算盘，有的背着算盘，还有的索性把算盘当作杂耍的道具，逡迤而去，甚是可观。这一奇景，很容易使我想起小时的儿歌：“小呀么小二郎，背起算盘（书包）上学堂”的浪漫意境。

外文系也是我在上大学时所艳羡的。外文系之所以让我们艳羡，是他们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同住在一座楼里。其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是“男女之防，事莫大焉”的习惯，依旧十分浓厚。除了外文系之外，再没有旁的系可以享受到男女同学共住一楼的待遇；除了外文系的女生之外，全校所有的女生，集中住在一座只有一个进出口的半封闭的楼房里面。男同学是轻易不能够造访探问的。好奇之余，远远望见女生楼里似乎挂着许多红红绿绿的衣物布条之类的家杂，男生们也就把那时的女生楼称之为“联合国”大楼。偶尔有政治学习等班组活动的缘故，男生们借故可以进去数次，那也是程序繁多。先是双方约定好时间，女生们赶紧清理卫生，把一些不相干或有碍观瞻的红红绿绿的物件收藏起来，再准备好滚烫的白开水；男生们则依时沐浴更衣，结队成行。到了女同学住所，双方相见如宾，相接如仪，正襟危坐，谈

吐文雅，政治意境高。题中之义完成之后，依次而退，如释重负。回到自己的宿舍后，大家还是回味无穷，数日不舍。相比之下，外文系的男女同学有此特殊待遇，大家同生活、共学习，就像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男女同学同楼相处久了之后，难免生出其他的花样。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阵阵吹来，男女同学手牵手的事情逐渐不成禁忌。不过无端牵手，似乎也过于唐突。解救之道，就是复兴交际舞，进而拉丁舞。既然是跳舞，手牵手便成了表演艺术的需要，与“男女之防”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于是，70年代后期敝校跳舞的复兴，便率先由外文系及领风气之先的中文系的同学们担起重任。每当音乐响起，舞影婆娑，外文系和中文系的男女同学们沉醉在新时代的幸福之中。我们历史系的同学，大多心里痒痒，手脚沉重，很少有勇气加入他们的队伍者，只好暗自怨叹缺少了这条春风化雨的心灵与艺术之筋。

外文系还有另外一个美妙之处让我们艳羡不已，这其中的玄机，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外文系的女同学，不仅其数量比例往往超过其他系，而且亭亭玉立的俏模样，也往往是其他系女同学所甘拜下风的。我所在的大学班，共有36位同学，其中女同学还不到三分之一。由于都有在农村广阔田地战天斗地的经历，磨炼出一副铁姑娘般的强壮身子骨，下盘扎实，与男同学相去几希矣。而外文系的女同学则不同，常常会给人有“出人意表之外”的惊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广，外文

系里的女同学与男同学的数量比例，就越发向女同学的方向倾斜。曾何几时，女同学的数量急剧上升，外文系差不多被女同学所把持，男同学几乎成了稀有物种，金贵得很。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为我们历史系的女同学仗义执言几句。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听到另外一张饭桌上的几位旁系的男女同学正在评点历史系的女同学：“历史系的女同学，怎么长得活像考古脸！”如今我都已经快进入老朽的年龄了，每每想到我们历史系的女同学们遭此恶谥，心中就不免十分的愤愤不平。

好了，文科的五个系，只剩下哲学和历史了。敝校的哲学系，中间停办了好多年，1976年复办招生，新生于1977年3月报到，正好同我一起进校学习。在我最初的认知中，哲学系似乎同我们历史系，好像一对难兄难弟，既无领风气之先的筋骨，也无活泼可爱的天赋，更无搞活经济的能耐。如此惺惺惜惺惺，道相同总可以相为谋了吧。不过，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发现历史系跟哲学系还是有不得了的差距。哲学者，形而上也；历史考古者，形而下也。哲学据说是所有学问的总管。所谓“文科”，不过俗称而已；君不见现在主管部门颁发的正经文件，概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学，是不好随便画等号的。再说，读历史的人整天翻枯黄发霉的书籍、挖深藏地下的死人骨头，时间一久，脑子不免有些呆滞迷糊。而改革开放一日千里，政策方针日新月异，幸亏有了哲学系的老师，形势跟得紧，事事通达，处处在理，每逢关节紧要时期，总要帮我们解说清晰，从而使我

们得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走上岔道。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不暗自感恩：好在读了大学，明白了一些尊卑有序和安分守己的道理，否则就有些犯上作乱了。

经过以上的研究，结论是：敝校在我上大学时的文科中，文、经、哲及外文，均有各自光彩的面子，唯有历史系，等而下之，只能甘居下游了。

三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凡事都是会变化的，何况面子！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而要搞好经济，平治天下，舍经济系其谁？这样一来，原先领风气之先的中文系，就不能不把这头等荣誉转让给经济系了。每年有志读大学的年青学子们，也争先恐后地投入到经济学的门下。门下弟子一多，原先的一个经济系就容纳不下，就向传统的家族分家制度学习，分为若干个系。系一多，难免相互挨擦，不好管理。于是，在系之上建立学院，名曰“经济学院”。无奈还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丁口益众，分工更加精细。于是再行分爨析食，建立了“管理学院”以及其他的若干专门经济研究院等等，声势浩大，热火朝天。以往挎着木头算盘上学堂的会计专业的同学，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个个成了财管家，八面威风。学校领

导更是顺从舆情，与时俱进，早早成立了会计系，进而扩展为“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每年有幸考进会计系的学生，犹如中了六合彩，欢天喜地。近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专业排名中，敝校的会计学专业，经常被尊为第一。如此兴旺，连带着我这不甚相干的人，因为同校同宗的关系，也都感到脸上很有光彩。

经济系的兴旺发达还远不止如此。本来上大学是年轻人的事，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有钱或有权的老板与领导，都肯继承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中“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荣传统，纷纷光临经济系（指原先广义的经济系）。名车载书包，支票代束脩，认真学习起“MBA”、“EMBA”一类的课程。每当他们学成戴上学位帽，浑身洋溢着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神情，让我也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经济系的兴旺发达自然也给老师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但是事关钱财，“非礼勿想”，我们就只好四下打听、私下推测了。不过，有一次我同经济系的一位老师一起到某地出差，同行的老师被他的一位“MBA”的学生老板接去，开着一部豪华名车，在闹区备有盛大的欢迎晚宴，呼啸绝尘而去，充分体现了“老师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可贵精神。我因为担心临时找不到住所，事先请当地的朋友遵照财政部的规定每晚不可超出 200 元的标准去预订了一个客房。朋友来接我时道歉再三，说是钱太少无法住闹区，须坐一个小时的车路程才能到达郊区的宾馆。看那情景，我的这位穷朋友为了这 200 元的宾馆，定是吃了不少苦头。相比之下，

我心里多少有些羡慕，不知道我于何时也能有发达的学生横空出世，让我感受感受师道尊严的味道。

外文系虽然不能在搞活经济的大潮中充当主角，但是其发挥边鼓衬拳的作用，也是十分的重要。搞活经济必须走向世界，不懂外语可不行。既然外文系担负着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使命，其成为所谓的“热门专业”就是理所当然了。为了给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的外语人才，外文系在学校里面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之外，还积极举办各种外语培训班。许多老师也身先士卒，到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中上课兼职，尽可能地为国家多作贡献。从外文系自上到下一副忙碌奔走的情景来推测，这些年来外文系想必也是相当的欣欣向荣。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掀起了组建学院的热潮。组建学院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自我膨胀型的，即如原先的历史系，换个招牌，成为“历史文化学院”；原先的生物系，成为“生物生命科学学院”，诸如此类。二是尽可能地以相关的学科联合而成，如我所在的人文学院，即有原来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人类学民族学系组建而成。自我膨胀型的学院其义自明，不待细说。由相关学科组成的学院，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即遍检中国境内的外文系，似乎都没有与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相关学科组合成为人文学院或文学院的，而是单独出来，名曰“外文学院”。解放以前，中国大学也有学院的建制，外文系几乎都是归属于文学院的；即使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发达国家里，所